

对话奥斯卡新设选角奖项首批提名者： 探讨行业变革与人工智能演员

■ 编译 谷静

奥斯卡首届最佳选角奖提名者凭借《密探》(The Secret Agent)、《哈姆奈特》(Hamnet)、《一战再战》(One Battle After Another)、《罪人》(Sinners)和《至尊马蒂》(Marty Supreme)五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而获此殊荣。这五位获奖者将探讨他们独特的选角创意。

选角导演加布里埃尔·多明格斯(Gabriel Domingues, 克莱伯·门多萨·菲略执导的《密探》)、妮娜·戈尔德(Nina Gold, 赵婷执导的《哈姆奈特》)、卡桑德拉·库鲁昆迪斯(Cassandra Kulukundis, 保罗·托马斯·安德森执导的《一战再战》)、弗朗辛·梅斯勒(Francine Maisler, 瑞恩·库格勒执导的《罪人》)和詹妮弗·文迪蒂(Jennifer Venditti, 乔什·萨弗迪执导的《至尊马蒂》)是首批获得奥斯卡最佳选角奖提名的选角导演。库鲁昆迪斯、梅斯勒和文迪蒂还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(BAFTA)的提名,该奖项自2020年起设立了选角奖项。

五位奥斯卡提名者一起探讨了奥斯卡首届最佳选角奖的设置,如何指导演员试镜,与电影人之间的关系,人类情感的必要性以及人工智能演员的崛起。

问:你认为学院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表彰选角导演?你们当中有人参与过争取设立最佳选角奖的活动吗?

弗朗辛·梅斯勒:我请导演们制作了一段支持视频。我当时并不在选角导演大卫·鲁宾(David Rubin)、伯尼·特尔西(Bernie Telsey)和金·科尔曼(Kim Coleman)所在的前期筹备组。那时我正在抚养两个十几岁的孩子,但我还是打了几个电话。

詹妮弗·文迪蒂:变革需要时间,这是这个过程本质。而且我认为人们为其中涉及的内容存在误解。当人们称我为选角中介(Casting Agent)时,我会感到很不舒服,因为人们总觉得我们只是中介……我们只是帮人找工作。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,就像那些有个性的导演一样。选角过程也类似,我很高兴人们能够亲眼看到这一点,并从艺术形式的角度来看待它,而不是从一个承担后勤责任的部门的角度来看待它。



《亢奋》



《至尊马蒂》

妮娜·戈尔德: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选角甚至都不是主要演职人员名单中的重要一环。要让选角工作得到充分认可,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基本上每一步都耗时十年。

加布里埃尔·多明格斯:我们的电影风格迥异,选角过程也各不相同。我认为,选角工作迟迟未能获得认可的原因在于,我们的工作充满神秘感,有很多种不同的工作方式。

问:妮娜,你加入《哈姆奈特》剧组时,杰西·巴克利(Jessie Buckley)和保罗·梅斯卡尔(Paul Mescal)就已经在剧组了?

戈尔德:他们不是。赵婷之前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品,大多是和“非专业演员”(姑且这么说吧)合作的,她很明确地表示:“听着,选角不是我的专长。我想在这方面依靠你。”于是我们就一直聊个不停。我们先从艾格尼丝这个角色开始,她是这部电影的核心人物。五年前读过这本书后,我就一直觉得杰西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。我们和三位经验丰富的演员进行了试镜,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好。后来保罗来了,他演威尔这个角色简直无可挑剔。

问:弗朗辛,在你被聘用之前,迈克尔·B·乔丹(Michael B Jordan)就已经和《罪人》剧组在一起了……

梅斯勒: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只是得找到他的双胞胎兄弟。

问:你是如何围绕他组建这个团队的?团队成员包括德尔罗伊·林多(Delroy Lindo)、温米·莫萨库(Wunmi Mosaku)、杰克·奥康奈尔(Jack O'Connell)、海莉·斯坦菲尔德(Hailee Steinfeld)以及新人迈尔斯·卡特(Miles Caton)。

梅斯勒:我先从迈尔斯这个角色入手,因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演员,这部电影就拍不成了。所以,我们首先从这一个角色开始寻找。我喜欢这种工作方式,然后逐步拓展。“这个怎么样?那个呢?”即使他们不来试镜。但除了迈克尔·B·乔丹之外,其他角色都还没定下来。所以,我们开始和导演们讨论,因为如果他们已经有了所有角色的选角想法,那我们的加入就没必要了。

问:你从哪里找到迈尔斯的?他之前可没演过戏啊!

梅斯勒:你得到处找人。这份工作最棒的地方就在于能进入另一个世界。我喜欢去密西西比,和蓝调俱乐部、大学交流,也喜欢联系欧洲。这是一部美国电影,但故事却是全球性的。所以我们才联系了杰克·奥康奈尔和温米。我们不只在美国找人。杰克,直到开拍前两周我们都不确定他能来美国,直到他拿到签证。我们之前听说过迈尔斯这个人,后来他的录像带寄到了。他是在地下室录的,我们看不到他,但一个声音从黑暗的房间传了出来,我们当时就惊呼了一声。然后我们让他把灯打开。

问:詹妮弗,《至尊马蒂》是你和乔什合作的第三部电影。乔什曾表示,他正在寻找“永恒的面孔”,并让你翻阅之前几部电影的选角记录。你的选角流程是怎样的?你是否有一个庞大的照片和视频数据库?

文迪蒂:我从事街头星探的工作已经25年了,所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。但《至尊马蒂》这个项目的妙处在于,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项目,我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,但那个项目最终没能实现。乔什对待所有事情都像对待纪录片一样。他和罗尼(布朗斯坦,联合

编剧)花了几个小时研究资料。阅读、查看参考照片、观看纪录片、聆听故事、会见顾问。这就像侦探工作,而且是多层次的。他要查阅档案,整理清单。然后,我再和他见面。这就像作画一样。乔什的电影有一种魔力,那就是演员的真实经历与角色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无论是像格温妮丝·帕特洛(Gwyneth Paltrow)这样的演员,我们觉得她的人生经历与凯这个角色有些相似;还是像凯文·奥利里(Kevin O'Leary)这样的演员,他曾在真人秀节目中扮演过一个角色,而这个角色正是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探索的这个角色的现代版本。

问:那么,你当初是怎么想到要选角奥德萨·阿齐翁(Odesa A'zion)的呢?你几年前在《亢奋》(Euphoria)选角的时候就见过她。

文迪蒂:选角是一门艺术。电影制片是一项团队合作,有时我们对某些人充满热情,恨不得立刻说:“就用这个人吧。”但这并非总是行之有效。你可以推荐人选,但很难总是采纳第一选择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是奥德萨,但乔什想走个流程,我们必须尊重他的决定。然后我们还要努力培养这个人。如果这个人来试镜而不是直接发出邀约,你该如何跟他沟通,确保在准备试镜的时候,你能拿出最好的素材,确保自己能拿下这笔交易,因为你已经做足了功课,并且知道如何向他展示。这也是选角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梅斯勒:我们让他们赢,对吧,詹妮弗?

文迪蒂:是的。有时候,电影人需要亲眼所见,亲身经历才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。我们的职责是尊重他们的需求,同时也要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知道如果我和奥德萨即兴发挥,让她以某种方式表演那场戏,并让她去某个地方拍摄,乔什会有什么反应。我必须用他能理解的方式呈现给他,而不是像其他导演那样,可能他们想用不同的方式呈现。

戈尔德:有时候,你需要做的就是让导演相信,这是他们自己最初的绝妙想法,而这往往是一个非常棒的结果。

文迪蒂:我和乔什合作过四次,我们之间很有默契,配合也很出色。知道这一点让工作变得更容易。

问:卡桑德拉,《一战再战》是你与保罗·托马斯·安德森合作的第八部电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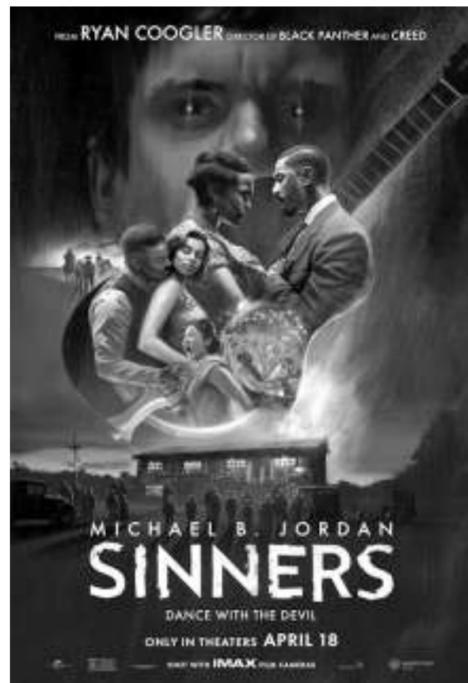
卡桑德拉·库鲁昆迪斯:不,我参与了他全部10部电影。第一部《赌城纵横》(Hard Eight)我担任实习生,第二部《不羁夜》(Boogie Nights)我担任选角助理,接下来的八部我担任选角导演。

问:鉴于你们之间的过往经历,你和他之间是否有一种你与其他导演之间没有的默契?

库鲁昆迪斯:我很了解他。我知道他会对我有什么反应,不会对什么有反应,也知道他的表情和神态意味着什么。有时候,我知道我必须有所保留。这取决于当天的情况,取决于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,因为关键在于何时以及如何呈现。我们现在就像兄妹一样。

问:我们来聊聊蔡斯·英菲尼迪(Chase Infiniti)吧。保罗说他花了多年时间寻找合适的演员来扮演薇拉。

库鲁昆迪斯:没错。我们找过,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。我们找到了一些可能合适的人,但他还没写完剧本。而且当时时机也不合适。最后,确定由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出演《一战再战》,然



《罪人》



《甘草披萨》



《赌城纵横》

后我们就说:“好了,我们要拍这部电影了。这些是他的档期。开始吧。”在新疫情期间,我们拍摄《甘草披萨》(Licorice Pizza)的时候,我一直在物色人选,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批人选,随时可以进入下一轮,因为他换人也很快。我可以一个人工作几个小时,然后我给他看样片,不到五秒钟他就说:“不行。”说到蔡斯,我桌面上放着她的一盘录像带——不是试镜录像,只是她跳舞的录像。从那之后,一切就顺理成章了。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,在我寻找这个角色的八年里,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过。她既羞涩又有礼貌,所有这

些特质都让她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。但薇拉必须是一个非常优秀、充满力量的怪物,而她身上并没有这种特质。我告诉她:“我们必须把她内心的野兽释放出来。”我们私下里就是这样做的。但她非常坦诚,也很愿意配合。她谈到了长达六个月的试镜过程,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。我说:“就是你了。我不会再找其他人了。”但我们必须让她来。我的意思是,她一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当我看到她和其他五个人一起跳舞的录像带时,我的目光立刻就被她吸引住了。我当时想:“我的天哪,她是谁?”

(下转第15版)